NIHONGO NO
日語学習与研究
2025年 第4期 总239号 GAKUSHU TO KENKYU

五山文学中的杜甫与海棠

——“杜甫不作海棠诗”文学公案东传与日本中世的忠孝观

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 王连旺 姚 斐

[摘 要] “杜甫不赋海棠诗”文学公案在宋元时期聚讼纷纷，甚至传至日本。诗文、日记、东坡诗抄物等五山文献中，杜甫与海棠的意象组合反复出现，基本沿袭了宋人对此文学公案的认知与论断。而杜甫忠义形象在五山禅林的流转，反哺了“杜甫不赋海棠”带来的孝道观念，忠、孝两种儒家观念糅合叠加，赋予了杜甫孝道模范形象，完成了这一组合意象由遗憾到忠孝的解读。杜甫与海棠的关系不仅是文学符号的延续，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经典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传播与本土文化再创新。

[关键词] 五山文学 杜甫 海棠 孝文化 受容

引 言

“杜甫不赋海棠”这一话题来源于宋人全大用《海棠》诗：“少陵不赋海棠诗，留得风流相国词。闻种锦窠三百本，春风才起蜀人思。”[1]事实上，关于“杜甫不赋海棠”的论述，最早可追溯至晚唐薛能（公元817-880）的《海棠》诗，其序云：“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工部子美于斯有之矣。”[2]此轶事在宋代被屡屡论及，心仪杜甫的宋人围绕这桩悬案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逐渐成为了一桩文学公案。九世纪以后，随着中日海上贸易往来频繁，杜甫诗集、宋元诗文集、诗话、随笔等书籍与同为舶来品的海棠相继传入日本。而这一文学公案遂引起了五山禅僧的注意并引发多种解读，甚至在新文化语境下产生出儒家伦理道德，其行为背后折射出杜甫在异域的典范地位，同时也体现了文学接受的地域性特征。沈扬利用大量宋代诗文与诗话材料，聚焦宋人为何关注“杜甫不赋海棠”，认为宋人对该公案的讨论实为“补亡”与文学竞技，其本质是对“经典缺失”引发的创作冲动（沈扬，2014：100）。实际上，这一文学公案的影响并非局限于中国本土，而是借助“书籍之路”远渡日本，在十四至十六世纪的五山禅林中引发极大关注与深入探讨。因此，本文尝试扩大空间、拉长时段，从更广域的东亚汉文学视角审视“杜甫不赋海棠”公案在日本五山文学的传播轨迹，借助五山禅僧的诗文、语录等新材料，考察五山禅僧对这一公案的接受与再创造。

太田亨等日本学者的研究已涉及这一话题，指出初期五山禅僧尊崇杜甫形象的受容主要以杜甫的相关逸事为主，中期（1392-1467）以称扬杜甫的忠义形象为主要特点[3]。然而在五山文学中后期，杜甫与海棠的形象并未淡出五山禅僧的视野，并且融合此前杜甫的忠义形象，形成了一种忠孝交织的儒家道德观。其中，五山禅僧群体根据“杜甫不赋海棠”的意象组合产生了界限模糊的忠孝观，折射出中世日本独特的文学思想与道德观念。因此，有必要考察“杜甫+海棠”意象组合的形成轨迹与发展脉络，进而探讨深层次的文化动因。

本文以“杜甫不赋海棠”文学公案为线索，首

先明确海棠在五山文学中的主题化过程，归纳由海棠衍生的典范形象类型，进而分析“杜甫+海棠”意象组合生成发展的原因。其次，从五山禅僧的诗文、东坡诗抄物（注释书），以及语录等文献资料中耙梳涉及“杜甫与海棠”的相关作品，探讨五山禅僧对“杜甫不赋海棠”文学公案的态度与认知。再次，分析五山禅僧由这一文学公案所引发的儒家式思考，尤其考察五山禅林后期，这种思考产生的变化及背后缘由，厘清日本中世儒家忠孝文化与“杜甫与海棠”意象的关联性。

1　宋代“杜甫不赋海棠”公案在日本的流布

海棠以蜀地最为出名，素有“国艳”之誉。据《全唐诗》及《补编》统计，题咏海棠者有11家，共计15首诗歌。而《全宋诗》及《全宋诗订补》统计，以海棠为题材的诗歌有700余首（沈扬，2014：98），歌咏海棠的诗人多达293家，甚至还出现了关于海棠的专著。如北宋沈立（1007-1078）《海棠记》记录了海棠的品种。南宋陈思（1225-1264）《海棠谱》搜集了有关海棠的典故轶事。可见，宋人十分关注海棠，并形成海棠诗创作的繁荣气象。

海棠大约于十四世纪前后传入日本[4]，惟肖得岩（1360-1437）《赋海棠饯送玉冈法兄之播诗序》：“居邻之北，有海棠两株，高出屋危，万萼嫣然，若待斯席，然诸彦绝叹，所未曾见，辄命题寓怅别之情焉。”[5]说明惟肖得岩在世时，海棠已经成为五山禅院园林景观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并引发五山禅僧吟咏海棠诗的创作风气。据笔者统计，五山文学中涉及海棠的诗歌达260余首，此外还有大量的语录、汉籍抄物等涉及海棠意象。

五山文学中的海棠意象可分为四种：“徐老海棠巢”“杨妃睡海棠”“杜甫不写海棠”以及“苏轼银烛照海棠”[6]，而这四种海棠意象都来源于中国。比如，希世灵彦（1403-1488）《徐老海棠巢图》诗云：“徐老闻名黄九诗，身如栖鸟海棠枝。春阴犹有护花意，不及巢屋无事时。”[7]可见五山禅僧对于“徐老海棠巢”意象的接受来自黄九——黄庭坚的诗。另外，惠洪（1071-1128）《冷斋夜话》载：

> 东坡作《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银烛照红妆。”事见《太真外传》，曰：“上皇登沉香亭，诏太真妃子。妃子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是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8]

可知五山禅僧受此书影响，认为“杨妃睡海棠”与“苏轼银烛照海棠”意象间或许存在一些源流继承关系。《冷斋夜话》有五山版存世[9]，五山禅僧可以通过《冷斋夜话》接受这两种意象。总之，五山禅僧塑造海棠意象的过程中，苏、黄二人的作品发挥了巨大作用。苏轼也曾作诗：“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10]借由东坡诗在五山禅僧群体中的影响力，“杜甫与海棠”组合意象也应随之传入五山禅林。实际上，随着海棠诗在宋代的盛行以及宋人对海棠关注度的提高，“杜甫不赋海棠”这一公案激起了梅尧臣、王安石、陆游等人的激烈讨论。不仅如此，在《诗史》《古今诗话》等宋人诗话中，杜甫不赋海棠诗的原因，一时成为宋代文人间的热门话题。学者将其归纳为四种类型：（1）杜甫因未见海棠而未写；（2）避母讳而不写；（3）遗失说；（4）无心赋海棠说（沈扬，2014：94-95）。宋元诗话作为五山禅僧学习汉诗的重要参考文献，自然会引发禅僧关注这一热门话题。比如，《诗话总龟》传入日本后便被五山禅僧广泛阅读（堀川貴司，2009：214）。如此，杜甫与海棠的组合意象便伴随着宋人的缺憾漂洋过海，传到了五山禅林。

五山禅僧运用“杜甫不赋海棠”这一组合意象，最早可追溯至天岸慧广（1273-1335）《题海棠花手卷》：“昌州花品春容异，谁把丹青描得齐。可惜少陵吟不到，黄鹂枝上尽情啼。”[11]他于日本元应二年（1320）入元求法，期间拜访古林清茂（1262-1329）、清拙正澄（1274-1339）等高僧，还拜谒了翰林学士揭傒斯，并请其为渡日僧无学祖元（1226-1286）禅师作塔铭，可见他与当时中国的佛俗各界人士交往甚密。“杜甫不赋海棠”意象组合传入日本后，也有五山禅僧像宋人一样猜测其原因。惟忠通恕（1349-1429）《赋海棠寄故人》：“离

索悠悠春又过，海棠今已着花多。晓妆隔雾森千点，卯醉迎风淡一涡。杜老非无情思者，徐生其奈隐沦何。斯时莫肯抛清赏，忍见青青雨露柯。”[12]认为杜甫对海棠是有创作情感的，而由于当日天气尔佳而无心创作；天隐龙泽（1422-1500）《题画海棠》：“浣花醉归晚，处处海棠春。得句不传世，只愁触太真。”[13]延袭了部分宋人的“遗失”说观点；万里集九（1428-？）《代京子，谷盖生乙酉，死乙酉，六十一年》：“乙酉曾来乙酉皈，至今风雨几回移。一吟误触海棠讳，元祐舟中杜拾遗。”[14]持杜甫避母讳的观点；乾峰士昙（1285-1342）《海棠》诗：“子美欠诗声，全非阿母名。夜深花睡去，蝶梦定应惊。”[15]则否定了杜甫避母讳而不作海棠诗的观点。

综合上述事例可见，五山禅僧对于“杜甫不赋海棠”这一“悬案”也各自持有不同的见解，不过总结起来发现，这些猜测仍未超脱宋人的观点。可以说，室町中前期五山禅僧眼中的“杜甫与海棠”意象组合，在主体上仍然继承了宋代文人的阐释。

2 五山文学中“杜甫与海棠”组合意象的表现形式与文化根源

五山禅僧上述诗作虽然有如宋人一样抒发猜测，但并非普遍现象，也没有致力于探索杜甫不作海棠诗的真相。大多情况下，还是像天岸慧广一样默认杜甫不赋海棠诗，只是抒发遗憾之情。如五山文学“双璧”之一义堂周信（1325-1388）《题扇面（其三十二）》：“海棠枝上一双禽，啼向春风似有心。多少诗人题品遍，此花不入杜陵吟。”[16]仅客观描述了杜甫不赋海棠诗这一轶事。又如其《陪大喜师观樱花次有作》诗：“海棠不入杜陵篇，流落巴云蜀水边。幸是樱花无此恨，开颜得近法王筵。”诗中以樱花对海棠，一个“无此恨”看似是表达对樱花生在法筵边上的庆幸，实则强烈地抒发了对杜甫不写海棠诗的遗憾；景徐周麟（1440-1518）《便面》：“骥子熊儿按辔行，蹇驴醉着锦官城。莫夸杜集编严武，花到海棠终不名。”[17]同样引发了五山禅僧类似的情绪。由此可见，五山禅僧对于“杜甫不赋海棠”更多是遗憾情绪的表达。

此外，日本东坡诗古注本《四河入海》中亦有“杜甫不赋海棠”相关记载。比如，《寓居定惠院之东》诗“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如图1所示）。

> 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是描写海棠诗当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佳篇。一韩智翃：“……自海棠诞生已有千年，期间所吟咏者莫不如此诗，然则其余诗人可愧叹也。杜甫因避母讳而不作海棠诗，东坡以外，谁又能吟海棠。”[18]（笔者译，下同）

一韩智翃（引用桃源瑞仙注）认为，苏轼海棠诗句可谓空前绝后，与江西龙派所言相似，均对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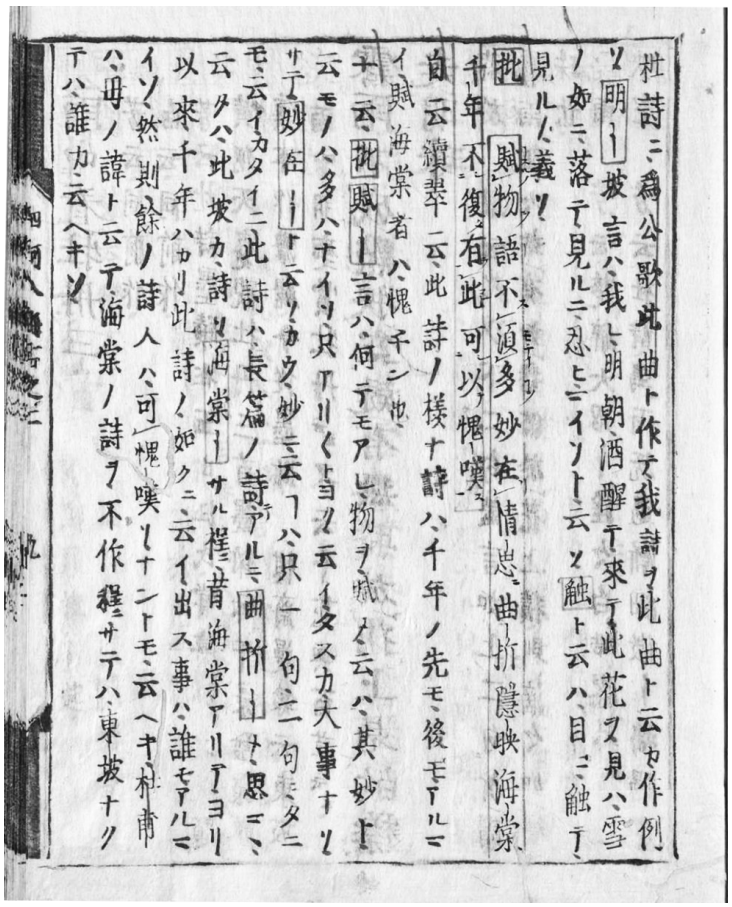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庆长元和年间木活字本《四河入海》卷十四之二，9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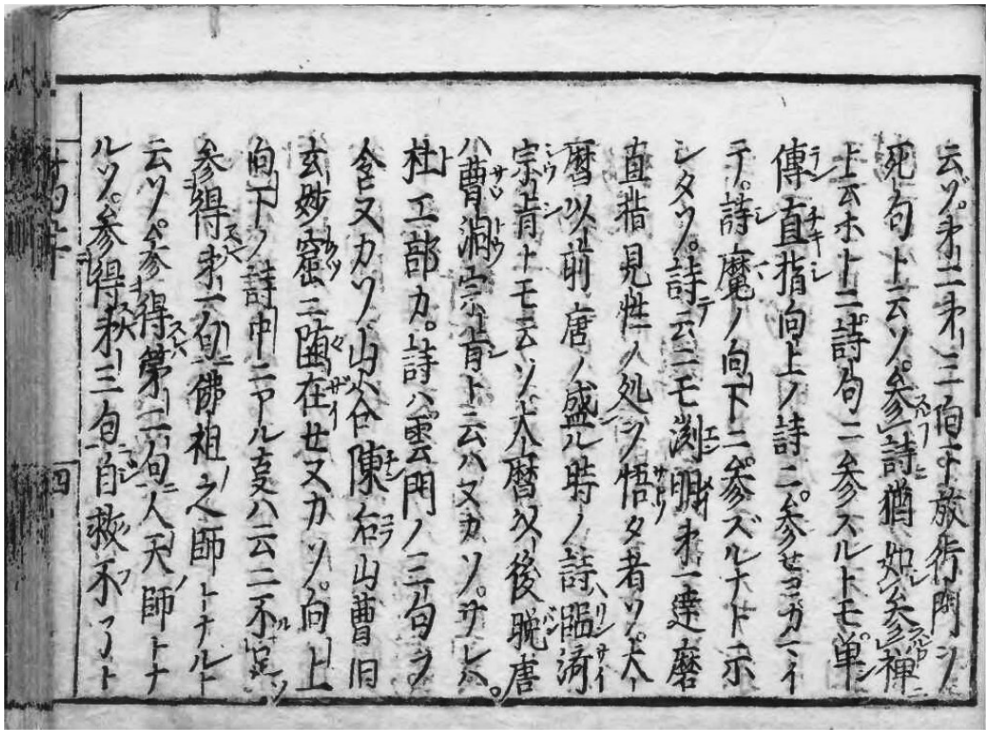
轼海棠诗表示高度赞扬，甚至认为唯独苏轼与杜甫能够作海棠诗。这样一种类似文学“竞技与攀比”的注释解读，实际上从侧面证明了苏轼和杜甫二人在五山禅林中的影响力，一言概括就是五山禅僧“于老杜老坡二集读之稔熟焉”（義堂周信，1973：1329）。而杜甫因避母讳不赋海棠，其中也暗含了一种可惜之情，只能单独标举苏轼的海棠诗聊以慰藉。

无论是诗歌当中出现的“可惜”与“恨”，还是注释东坡诗的抄物，都鲜明地体现了五山禅僧对杜甫不写海棠的遗恨之情，但对于杜甫为何不作海棠诗并没有过度阐发自己的观点，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是承袭宋人。宋人喜爱海棠，更爱咏颂海棠。根据前人统计，宋代诗人中仅陆游一人就有20余首海棠诗，其余还如范成大16首，杨万里23首（张高评，2004：128）。宋人在吟诵海棠的时候屡次吟咏此句，海棠以蜀海棠最为有名，像陆游、范成大等人皆有在蜀地做官的经历，加之诗人敏锐的感官，自然对蜀海棠有所喜爱。而杜甫客蜀期间作了不少咏物诗，却不作海棠诗。（沈扬，2014：94）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杜子美居蜀累数年，吟咏殆遍。海棠奇艳，而诗章独不及，何邪？”[19]对于既尊崇杜诗，又喜爱海棠的宋人大都会像葛立方一样产生“此理端何如？”[20]的疑问、遗憾，甚至不满。宋人王橘林《海棠》云：“杜甫从前着句难，紫棉娇色靠阑干。春风不是开元样，莫作真妃睡起看。”[21]江子我《海棠》：“万里桥西老拾遗，兵戈流涕念时危。海棠虽好无心看，正自悲吟病橘时。”[22]上面两首诗收于《精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后简称《联珠诗格》）中，江子我《海棠》诗句间有小字注云：“杜甫无海棠诗，或谓其母名故讳之。诗人多用此意，无不若此归感慨意。”《联珠诗格》是在五山诗坛流传较广的诗歌选本，对五山禅僧的汉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3]，因此五山禅僧很可能在阅读汉籍的过程中，注意到宋人关于“杜甫不赋海棠”的说法，随之模仿其“诗人感慨之意”，并在自己的诗文中抒发对杜甫不赋海棠的遗憾。

第二是禅宗观念。在早期的日本五山禅林中，禅僧醉心于儒家外典尤其是诗集，会被嘲讽指责。直到宋元渡日僧一山一宁带来了重视文学的禅林风气，从而推动了五山文学的发展，乃至后来产生了“诗禅一致”的文学思想，形成了五山文学中重要的文艺观之一（芳賀幸四郎，1956：251）。一韩智翃为《汤山联句抄》作序（见图2）。

> 参诗如参禅，然只参单传直指向上的诗，而不参诗魔（白居易）那样向下的诗。……大历以



资料来源：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宽永七年（1630）刊本。

图2　一韩智翃《汤山联句抄序》

> 前盛唐时临济宗教旨，大历以后晚唐以曹洞宗教旨，杜工部诗未必不含云门三句，山谷、陈后山未必不落入曹洞宗玄妙窟。[24]

序文中一韩智翃将杜甫诗歌比作盛唐时期的“临济宗旨”与“云门三句”，认为参杜诗与参“云门三句”等禅宗内典无异，此外序文中还把黄庭坚、陈与义与曹洞宗相关联，力图确立“诗禅一致”的文学观念。后又有兰坡景茝（1417-1501）云“其语似杜陵之演《维摩经》”[25]，把杜甫诗歌比作《维摩经》与“临济禅”。五山禅僧逐渐将杜诗与禅宗关联起来，之后更是对杜诗中“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等句当作佛理反复参悟，乃至确立了杜甫“诗中佛”的地位（朝倉尚，1985：357）。杜甫在五山禅林中的地位以及宋人的热议，让五山禅僧对杜甫不作海棠诗的轶事多加关注，却并未引发热烈讨论，这与五山禅僧“诗禅一致”的文艺观有关。宋人如魏庆之、严羽等也提到“论诗如论禅”的观点，但如张哲俊所言，“参诗如参禅”比“论诗如论禅”更近于禅宗，五山禅僧的目的是以诗喻禅，禅是最高价值[26]。宋代文人围绕杜甫为何不赋海棠争论不休，乃至成为此后文学界的一个公案，其原因在于宋代诗人的作诗近于“游戏三昧”，如苏轼给诗僧道潜的信中写道：“老师年纪不小，尚留情句画间为儿戏事耶？然此回示诗，超然真游戏三昧也。”[27]只要作者在文字游戏中摆脱了世俗功名羁绊，得到了愉悦和放松，就能达到自在无碍的效果（周裕锴，2017：141）。宋人在作诗时更多带有闲雅游戏的意趣，受“文字禅”的影响，宋代士大夫从禅籍中获得了活泼的观察体验与深刻的心灵感悟。并且大多数宋人也并没有十分严格地秉持“参诗如参禅”的思考方式，因此宋人才能大胆地、从多方面猜测杜甫不赋海棠的原由。但五山禅僧作为禅门修行的僧人，虽指出“参诗如参禅”，但并不像宋人一样“以禅喻诗”，这使五山禅僧对待“杜甫不赋海棠”转向了不同的阐释方向。临济宗有“看话禅”，是为打破“文字禅”过度依赖语言知解束缚的参禅方式，讲究“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名为活句。”[28]根据字面来理解含义，“活句”指的是本身无意义的话，通常是需要参透启悟之句。不对问话作正面回答。五山禅僧以杜甫为“诗中佛”，不妄自揣测其不赋海棠的原因，而是反复吟咏这无解的事实，在言语道断处返回自心，顿悟自如。如前章所述天隐龙泽在海棠诗中对杜甫不赋海棠持“遗失说”的观点，然而却又在《题画海棠鸟》中云：“肠断春阴欲雨日，珍禽只立海棠枝。数声啼老深花里，似恨少陵无一诗。”（天隠龍沢，1972：1169）似又认为杜甫没有作海棠诗，一方面这是天隐龙泽对杜甫不作海棠诗的推测，然而更重要的是对于五山禅僧而言，杜甫不作海棠诗如同“狗子是否有佛性”的无解公案一样，答案往往是随意的，目的是达到开悟的境界。这也是临济宗“看话禅”的要义所在。

第三是五山禅僧对海棠的喜爱。对五山禅僧来说，海棠不是仅与杜甫有关的花，正因为喜欢海棠才对杜甫不作海棠诗产生遗憾之情。海棠传入日本以前，五山禅僧就已经从汉诗典籍中接触到了海棠诗，因此海棠传入以后，其二次创作风潮很快风靡禅林，产生了大量的诗文画作。《荫凉轩日录》长享二年（1488年）十月十八日条载：“早旦往小补，谈额事。……壁有轴画，海棠也。天隐序之，诗众月翁、兰坡、横川、正宗、了庵、桃源也。”[29]记载了月翁周镜、兰坡景茝等五山禅僧于横川景三的居室小补轩聚集，发现其墙壁上挂有海棠画轴，于是为其作赞诗的事情。月翁周镜、兰坡景茝、横川景三年龄相仿，是当时有名的文笔僧，仅见墙壁挂有海棠画轴，便纷纷为其作赞，可知他们对海棠题材喜爱程度之深。五山禅院有时还会以赏海棠为由举办诗会，陶冶情操。如考叔宗颖于文明三年（1471年）前往萨摩（今日本九州西南部）担任大愿寺住持，期间以“山寺赏海棠”为诗题举办了诗会活动，诗会上的唱和作品均收录于考叔宗颖诗歌唱和集《袖中秘密藏》。此次诗会上禅僧们共作唱和诗33首。由此可见对海棠的喜爱之情已从京都的五山禅寺，传播至萨摩的地方禅寺，促使海棠成为五山文学中的热门意象与创作主题。此外也有五山禅僧因格外喜爱海棠，甚至庆幸杜甫没有吟咏海棠诗，如西胤俊承（1358-1422）

《雪里海棠》:“疏红破雪一枝斜,剪下仙山海上霞。不受浣花诗酒污,至今素面洗尘沙。”[30]第三句中的“浣花”自然指杜甫,后两句的意思则是说幸好海棠没有受到杜甫诗与酒的玷污,至今仍然保持纯洁。虽然西胤俊承借用了杜甫无海棠诗的轶事,但却是站在海棠的视角吟咏的,不同于五山禅僧普遍的遗憾心态,而是以庆幸的心情赞赏了海棠一尘不染的纯洁。

海棠对五山禅僧来说是异域产物,在海棠传入之前,反而是中国的海棠诗率先进入日本,没有原生植物带来的先天审美,五山禅僧只能被动接受唐宋诗歌尤其是宋诗中吟咏的海棠意象。海棠传入日本以后,五山禅僧对海棠的吟咏也很难脱离此前宋人对海棠的意象形容,这是跨地域带来的影响。

说到底,五山禅僧终归是僧人,与宋代文人士大夫身居政治中心的身份不同。比如于杜甫形象来说,宋代文人对杜甫不作海棠诗浮想联翩,试图推断杜甫不作海棠诗的原因,甚至为其找理由,是因为宋人学杜宗杜,以追求新变,自成一家为最终目标,宋人看似在为杜甫找理由,实则是把目光投向杜甫,预从典范中求新。而五山禅僧更倾向于将之与自己的身份特征相关联,强调其与禅的关系,尊崇杜甫为“诗中佛”,五山禅僧无心关注杜甫为何不作海棠诗,而是将其直接作为海棠的意象之一,在提到杜甫时想到海棠,在吟咏海棠时联想到杜甫。五山禅僧在脑海中打通了杜甫与海棠之间的联系,可以说这既丰富了杜甫在五山禅林中的形象,又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宋代以来的海棠意象。

3 遗憾与忠孝:五山禅僧对“杜甫与海棠”意象组合的理解与认知

五山禅僧在继承与发展杜甫与海棠意象的过程中,由于其身份特征以及时空上的错位,导致与宋人不同,无心视“杜甫不作海棠诗”为文学公案。但这并不意味着五山禅僧对杜甫与海棠没有更多的表达与看法。在此背后反映了五山禅僧怎样的文艺观念与文化心态呢?这需要返回到五山禅僧的作品当中进行考察。

调查五山禅僧相关作品可以发现,有关于“杜甫不赋海棠”的诗文中,除表达遗憾之情以外,还经常探讨杜甫因避母讳而不赋海棠的原因。如乾峰士昙《送僧破夏归常州省母》:“如来禁网绝笼罗,山上鲤鱼跳筑波。珍重娘生真面目,少陵不赋海棠花。”(乾峰士曇,1972:516)此诗是一首送别诗,送别僧人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诗后两句更像是乾峰士昙作为长辈劝诫后辈,要多回家看看自己的母亲,最后以“杜甫不赋海棠花”的轶事作为结尾,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杜甫因避母讳不作海棠诗,但从题目以及整篇诗歌的感情基调来看无疑采用了“避讳说”,并且将避讳与对母亲孝顺的劝诫关联起来,暗含了杜甫不写海棠是对母亲的孝行。又如上述考叔宗颖与众僧举办的诗会中,一位无名僧写诗道:“庭院海棠何代生,绛唇吹露更多情。诗僧莫怪杜无向,孝子从来忌母口。”[31]由诗的内容可知,当时诗会上众僧就杜甫不赋海棠诗表达了遗憾与不满,然而这位无名诗僧以避母讳的观点,提取“孝”这一思想为杜甫辩护,说明杜甫与海棠意象组合已经与孝道有所牵涉。

这样蕴含孝行的语句不仅表现在诗歌作品中,在五山禅僧的佛事活动中亦有所体现。如兰坡景茝《欢仲净喜禅尼尽七日香语》:“宜乎谢太保,分才于雪絮。允也杜拾遗,避讳于海棠。”(蘭坡景茝,1972:313)尽七日指七七日之终,一般为亡者在四十九日内行追荐祈福之法。兰坡景茝为禅尼作拈香法语时,首先会歌颂赞扬逝者品行,此处提及杜甫避讳海棠,也多有意体现逝者孝顺的品德。兰坡景茝另有《松岭理秀大师把火》:“故嫌八姨为杨家而生辉,然夸一子有闵氏之遗烈,望浣花续草堂佳咏,未犯讳于海棠。”(蘭坡景茝,1972:319)此外题下有小字题注云:“安艺秋山之母”,同样借用了杜甫因避母讳而不赋海棠的故事,将“杜甫不赋海棠”与宋人的避讳猜想关联起来。此外,天隐龙泽《高水寺殿花溪春公禅定尼五七日香语》云:“伏愿,大功德主,修龄无穷,必见一鹤留诗于表柱,孝心所感,皆道双鹤安巢于海棠。”(天隠龍沢,1972:940)该仪式是日野富子为母亲日野苗子

所举办的忌日仪式。上述内运用了中国“丁令威化鹤”以及“徐佺海棠巢”的典故，以赞扬日野富子的孝心之举。但除此之外，在五山禅僧的创作中，并没有发现将孝与“徐佺海棠巢”典故捆绑运用的例子，推测海棠并非是与某一典故同时使用才能体现“孝”的含义。又《宋氏诗册》云：“宋璧母丧，海棠花变白色，因呼‘孝棠’。”[32]由此可知海棠本身就具有“孝”的元素。那么“杜甫与海棠”组合意象之所以被融入了“孝”这一元素并在诗歌创作中被反复提及，也正是因为宋人的“避讳说”猜想激活了海棠当中的“孝”元素，从而使得“杜甫不赋海棠”带有了一种儒家式的孝思想。不过在五山禅林中，这一“孝”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孝道是否一致，则需进一步探讨。

“孝”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与伦理道德，于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文献资料中已有所记载。《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早已成为公卿贵族的必读汉籍。关于“孝”的观念可以从当时的文学作品当中一窥究竟，比如《源氏物语》把“孝”解释为服丧，《枕草子》则恰恰相反，认为“孝”只针对在世的父母，“事亲”之“孝”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而《源氏物语》强调的是佛教的“供养”（田中德定，2007：167）。可以说儒家的孝道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已经同佛教的“追善供养”相结合。儒释两家融为一体的“孝”观念早在平安时代就已形成（施晖、栾竹民，2012：113）。牧野和夫根据澄宪撰《释门秘钥》（1126-1203）：“二恩之中，圣教母恩，外典父恩为胜。……故于佛境界，虽有实母无实父。……故内典专以母为重，以父恩为轻也。”认为日本佛教于平安时代末期已存在母恩胜于父恩之义理[33]。杜甫因避母讳不赋海棠之所以能够流转于五山禅林，或许体现出日本平安时代以来母恩胜于父恩的佛家“孝思想”在室町时代仍留有余绪。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都在标举杜甫忠君忧国之心，艰难不易之志。如义堂周信《杜甫》：“余尝读老杜诗，感其方安史丧乱之际，不失君臣忠义之节，至若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是余感之深者也。今睹兹画，风帽蹇驴，使人慨然，投笔起而吁。”（義堂周信，1973：1849）可以看出义堂周信对杜甫本人的敬佩之情，以及对其忠君爱国气节的仰慕。就个人而言，义堂周信作为一代高僧，身处分裂的战乱时代，切身感受到了苍生的悲苦，同时武家力政，分裂割据，作为受到武家庇护而享有特殊待遇的五山禅林的诗僧，必须借助武家政治，达成其止戈弥乱的理想。

因此，必须与武家形成一种类似君臣的关系，所谓“忠义”，既是对武家向天皇尽忠的督责，也是禅僧与武家往来的准则[34]。如太田亨指出，在日本南北朝末期的五山禅林，“忠义”直接与杜甫之名相关联，这是由于禅僧需要武家政治的保护，另一方面，儒学思想作为创作诗文不可缺少要素之一，杜甫忠义的一面于整个禅林得到尊崇（太田亨，2015：85）。五山禅僧在高举杜甫忠义形象的同时，“杜甫不赋海棠”意象涵义也发生了变化，如《中华若木诗抄》载：

> 九渊《浣花醉归图》
>
> 萧萧诗鬓似秋蓬，无酒忧怀何以融。日暮归时花挟路，海棠不入醉吟中。
>
> 題ニ浣花ト云ホドニ海棠ヲ詠ズル也。総ジテ杜ガ詩中ニ海棠ノ字ナシ。諱母名故也。孝行モ、忠節モ、一体也。忠節ヲバ、孝子ノ門ニ、求メヨト云ゾ。
>
> 题为浣花而咏海棠也，杜诗中无海棠二字，因避母讳也。孝行忠节实为一体也，当于“孝子”门中求忠节。[35]

诗为九渊龙琛（？-1498）所作。诗注为禅僧如月寿印所加，其人生卒年不详，其师为月舟寿桂（1470-1533），可推断如月寿印活动于室町后期。该注继承了宋人“避讳说”，值得注意的是，如月寿印虽强调杜甫避母讳的孝行，但却将孝与忠节视为一体。在中国，忠孝并非自始至终被视为一体。《诗经·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36]记载了有关忠孝难两全的事例。大致是讲述一个官员为王事在外奔波，却不能回家供养父母的故事。《毛传》注为：“思归者，私恩也。靡盬者，公义也。伤悲者，情思也。”郑玄笺注云：“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

义，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辞王事。”（《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1999：560）由此可见，忠孝观念在中国汉代还未统一，“孝”与“忠”彼此冲突，甚至出现了作为公的“忠”要高于作为私的“孝”的情况。直到宋代以后，理学家们以天理为本源，理成为了道德的最高标准，逐渐要对“孝”与“忠”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整合，然而其无形中强化了舍孝全忠，忠即大孝的观念（任玥，2016：37）。宋代洪迈《夷坚丙志•忠孝节义判官》：“吾今为忠孝节义判官，所主人间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也。”[37]臣为忠，子为孝。五山禅僧活跃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宋元及明朝时期，他们把作为“公”的“忠”与作为“私”的“孝”模糊化，这种模糊化并非像宋代的理学家，带有试图弥合忠孝间矛盾的目的性，忠孝的儒家元素对于他们来说是移植而来的外国文化，没有建立起中国儒家式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而是自然而然形成了这种模糊化的认识与观念。

总之，日本五山禅林初期“杜甫不赋海棠”被视为孝行的象征，但随着南北朝国家分裂的结束，武家政治进一步强化，作为忠义形象的杜甫成为了五山禅林中期的经典意象，然而初期的“杜甫不赋海棠”意象不仅没有淡出五山禅僧的视野，反而由于禅林中期杜甫忠义的一面屡屡被提及，“杜甫不赋海棠”中的孝元素与中期同为儒家思想之一的忠义思想相融，忠孝的界限不再明晰，而是被放入了儒家思想这一大框架下所受容。杜甫不赋海棠的文学公案在五山禅林后期不仅没有被作为公案讨论，甚至被打上了忠孝这一鲜明的杜甫“个人形象钢印”。“忠孝一体”的杜甫形象流转于后期的五山禅林之中。

诗歌一旦被创作出来，就不再属于诗人自己，而具有一种“公共产权”的属性，每一个读者都有权利把诗歌窃为己有（周裕锴，2020：356）。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是解读者内心的自我映射，这种互动使得文本的意义不断延展与变异。实际上，五山禅僧正是在公共产权意识下，“占有”了宋人诗文当中的“杜甫与海棠”意象，并通过五山禅僧自身的阐释，激活了“孝海棠”这一意象；同时，忠义的儒家道德在杜甫形象的加持下逐渐具象化，丰富了“杜甫与海棠”的内涵。并且在“缺席与在场”“文本与解释”的相互作用下，通过时空交错的文献传播，最终促成了“忠孝一体”的“杜甫与海棠”组合意象。

4 结　语

以上主要对杜甫与海棠意象在中世日本的流转、演变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概括性的梳理与分析。五山禅僧对杜甫诗歌无海棠这一“空白”之处，虽没有像宋人那样以公案的方式进行解读，但其中由“恨”杜甫不赋海棠，逐渐阐发出了杜甫因“孝”而不作海棠诗的观念。不仅展示了他们对杜甫文学风格的尊重，传达出他们对杜甫形象的独特理解，还体现了对中国儒家孝道文化的认识。五山诗僧在创作中对海棠的提及，以及对杜甫不作海棠诗的解释，往往会带有中国本来的观点，而五山诗僧通过对杜甫“不作海棠诗”这一细节的关注，既是对杜甫诗歌的鉴赏，也带有一种儒家式的感悟与思考。此外由杜甫因避母讳而不赋海棠的观点，始自宋人几乎没有支撑可言的推断，却能在五山禅林中成为杜甫不赋海棠的主流原因，其中蕴含的孝道思想是助推力。不仅如此，随着杜甫本身的忠义形象在五山禅林的流转，反哺了“杜甫不赋海棠”带来的孝道观念，忠孝这两种儒家思想糅合叠加，反映出室町时代特有的忠孝观念。

近年来，杜甫诗歌在东亚的影响力仍然是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杜甫在日本的形象与其在中国本土的形象相比，出现了文化上的演化。通过分析杜甫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轨迹及其在五山文学中的再创造过程，探明了五山禅僧所塑造的文化样态。因此，杜甫与海棠的关系不仅是文学符号的延续，也体现了东亚文化圈内不同区域对文学经典的接纳与再创造。

[本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亚视域下的日本‘东坡诗抄物’研究”（批准号：21BZW012）阶段研究成果。主持人：王连旺；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苏轼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批准号：19YJC751042）阶段研究成果。主持人：王连旺]

注

[1] 陈景沂.全芳备祖[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184.
[2] 陈思.海棠谱[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139.
[3] 太田亨.日本中世禅林における杜詩受容——忠孝への関心(中期の場合)·詩文詠出の様相[J].中国中世文学研究,2015(65):85.
[4] 辻井達一.続·日本の樹木[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6:81-82.
[5] 惟肖得巖.東海璚華集[M]//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第二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766.
[6] 朝倉尚.禅林の文学:中国文学受容の様相[M].大阪:清文堂,1985:159-195.
[7] 希世霊彦.村庵藁[M]//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第二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219.
[8] 惠洪,费衮.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M]//李保民,金圆,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0.
[9] 川瀬一馬.五山版の研究:上[M].東京:日本古書籍商協會,1970:202.
[10] 苏轼.苏轼诗集:第八册[M]//孔凡礼,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2633.
[11] 天岸慧広.東帰集[M]//上村観光,編.五山文学全集:第一卷.複刻版.京都:思文閣,1973:17.
[12]惟忠通恕.雲壑猿吟[M]//上村観光,編.五山文学全集:第三卷.複刻版.京都:思文閣,1973:2445.
[13] 天隠龍沢.默雲藁[M]//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第五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1206.
[14] 万里集九.梅花无尽藏[M]//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第六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763.
[15] 乾峰士曇.乾峰和尚語錄[M]//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別卷一.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647.
[16] 義堂周信.空華集[M]//上村観光,編.五山文学全集:第二卷.複刻版.京都:思文閣,1973:1432.
[17] 景徐周麟.翰林葫芦集[M]//上村観光,編.五山文学全集:第四卷.複刻版.京都:思文閣,1973:190.
[18] 中田祝夫,編.四河入海:7[M].東京:勉誠社,1972:319.
[19]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六[M]//历代诗话: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611.
[20] 曹勋.山中杂居九十首其四七[M]//全宋诗:第3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204.
[21] 王橘林.海棠[M/OL]//于斉,蔡正孫,編.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　卷5-8(請求番号:別059-0002).刻本.国立公文書館,[1333-1392]:53.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mg/2999415.
[22] 江子我.海棠[M/OL]//于斉,蔡正孫,編.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　卷9-12(請求番号:別059-0002).刻本.国立公文書館,[1333-1392]:49.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mg/3003232.
[23] 谢文君.典范的流动——五山诗学畅销书与禅僧的黄庭坚诗接受[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2(3):109.
[24] 湯山聯句抄1(請求番号:206-0588)[M/OL].刊本.国立公文書館,1630:5.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mg/4164693.
[25] 蘭坡景茝.雪樵独唱集[M]//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第五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85.
[26] 张哲俊.五山文学的诗禅一致及其中日差异[J].文化与诗学,2022(1):98-121.
[27] 苏轼.苏轼文集第四册[M].孔凡礼,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1865.
[28] 惠洪.林间录[M].卍新纂续藏经:第87册,台北:白马精舍印经会,1989,251.
[29] 亀泉集証.蔭凉軒日錄:卷三[M]//竹内理三,勝野隆信,編.京都:史籍刊行會,1954:265.
[30] 西胤俊承.眞愚稿[M]//上村観光,編.五山文学全集:第三卷.複刻版.京都:思文閣,1973:2734.
[31] 考叔宗穎.袖中秘密藏[M]//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第四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268.
[32] 王初桐,纂述.奁史[M]//陈晓东,整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1432.
[33] 牧野和夫.安居院流唱導と「母恩勝父恩事」——附、「因縁」、「止観談義」、周辺資料の二、三について[J].實踐國文學,1991(40):2-3.
[34] 尚永亮.论前期五山文学对杜诗的接受和嬗变——以义堂周信对杜甫的受容为中心[J].中华文史论丛,2006(4):208.
[35] 如月寿印,註.中華若木詩抄:上[M/OL].刊本.日本語史研究資料(国語国立研究所蔵),1633(日本寛永十年):7ウ-8オ. https://dglb01.ninjal.ac.jp/ninjaldl/show.php?title=zyakuboku&issue=001.
[36]《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60.
[37] 夷坚丙志卷十四[M]//洪迈.夷坚志:第二册.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485.

参考文献

任玥.“孝”与“忠”的双重变奏——从忠孝关系的演变看儒学传统的历史实践[J].政治思想史,2016,7(4).
沈扬.经典缺失的诠释与补亡——论宋人对“杜甫不赋海棠”的讨论与书写[J].文学遗产,2014(5).
张伯伟.东亚文学与绘画中的骑驴与骑牛意象[J].东亚文化意象之形塑,2011(3).

张高评.自成一家与宋诗宗风[M].台北:万卷楼,2004.
周裕锴.“六根互用”与宋代文人的生活、审美及文学表现——兼谈其对“通感”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1(6).
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周裕锴.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施晖,栾竹民.论日本假名文学中的“孝”观念[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6).
堀川贵司,著,王连旺,余倩,邱惠珍,译.日本中世唐诗学——五山文学中的唐诗接受[C]//查清华,主编.东亚唐诗学研究:第七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4.
田中德定.孝思想の受容と古代中世文学[M].東京:新典社,2007.
玉村竹二.五山文学:大陸文化紹介者としての五山禅僧の活動[M].東京:至文堂,1955.
岩城俊夫.中国人の美意識:詩·ことば·演劇[M].東京:創文社,1992.
芳賀幸四郎.中世禅林の学問および文学に関する研究[M].東京:日本学術振興会,1956.
堀川貴司.五山における漢籍受容[J],中国:社会と文化,2009(24).

作者简介:王连旺　男　汉族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学科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东亚汉文学与汉文献、东亚文化交流史
联系方式:E-mail:lianwang602@qq.com
作者简介:姚斐　男　汉族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
联系方式:E-mail:yaofei0802@qq.com

Du Fu and Haitang in Gozan Literature: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the Literary Controversy "Du Fu Did Not Write Haitang Poetry" and Medieval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Abstract: The literary case of "Du Fu did not write poems about Haitang" was widely debated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even spread to Japan. The combination of images of Du Fu and Haitang appeared repeatedly in Gozan literature such as poems, diaries, and annotated editions of Dongpo's poetry, basically following the Song people's cognition and judgment regarding this literary case. The flow of Du Fu's image of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within Gozan Zen Forests feeds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brought about by "Du Fu did not compose poetry about Haitang." The combination and superposition of these two Confucian concepts,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bestowed upon Du Fu an exemplary image of filial piety, thereby completing the combination of imagery from "regret" to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It completes the transcendence of this combination of images from "hatred" to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 Fu and Haitang represents not only the continuation of literary symbols, but also reflects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within the East Asian cultural circle and its innovative and mutated forms.
Keywords: Gozan Literature; Du Fu; Haitang; filial piety; reception

Authors' Information:
Wang Lianwang (Male)
Professor at Zhengzhou University, China
Chinese Literature and Documents in East Asia,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East Asi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E-mail:lianwang602@qq.com

Yao Fei (Male)
Postgraduate at Zhengzhou University, Chin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E-mail:yaofei0802@qq.com

(责任编辑:李广悦)